

郭蔚虹 杨湘岳 著

西部足迹

石油工业出版社

序一

——为《西部的足迹》而作

看了《西部的足迹》一书,实在令人高兴。这是作者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献上的一份礼物,值得庆贺。

《西部的足迹》的两位作者郭蔚虹、杨湘岳同志,是50年代的地质勘探队员,长期在石油战线上工作。他们1955年由西北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整十年,都担任过地质队队长,均系高级工程师。他俩在共同的事业中结成了伴侣,40多年来在为油拼搏的实践中勇于探索,尊重科学,勤奋好学,求实奉献,待人热诚,踏实认真,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在出色完成任务的同时,还收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西部的足迹》真实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一批年轻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者,在西部边疆历尽艰险找油气,无私无畏作奉献,把青春和生命献给祖国的动人事迹,其中有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之幼女杨拯陆同志带队奋战三塘湖、与暴风雪搏斗而光荣牺牲的可歌可泣的篇章;也记载了当年西部开发先行者在新疆高山大漠的战斗历程和生命足迹,事迹非常感人,读了深受教益,令人振奋。

该书大部分文稿是作者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珍贵文

● 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敬为本书作序。

■

史、地矿资料。不到新疆不知祖国面积之大,“入境先问俗”。作者通过日记对当地的地质、矿产、地理、气候、交通、文化古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作了真实记载。这对我们今后开发西部矿产资源,发展西部旅游事业,宣传西部开发的广阔前景等,都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该书内容丰富,情节感人,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既有回忆录、通讯、散文,又有诗歌,还有野外勘探日记,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较强,无论对老一代艰苦创业者,还是对当代投身西部开发的开拓创新者,或是对关心祖国建设,即将投入建设大军的广大青少年朋友,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读物。

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工作正在全国推进,动员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当年西部开发的第一批勘探者,作者将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勘探生活经历和文史地矿资料整理成书,奉献给大家,共同迎接新世纪,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愿广大关心、支持、参加西部大开发的朋友们,能够从中受到启迪。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奋力拼搏,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中,再作新奉献,再创新业绩。

李敬

序二

用生命书写的文字

——序《西部的足迹》^①

郭蔚虹、杨湘岳夫妇把他们大半生在工作之余写下的诗文合集，出版了这本《西部的足迹》。

这不是普通的记抒闲情逸致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生命的真实记录。这一对从大学地质系一毕业，就投身于大西北地质勘探事业，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的青年建设者，一边用地质锤敲打古老的岩石，一边用文字记录他们的鲜活生活。光阴荏苒，四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今天他们都已走进了退休者的行列，但是重新检点、审视和品味这些文字，却使人能感受到青春热血的涌动，回味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人们为了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青春、才智和生命的精神和品格。

这些文字是滚烫的，因为它闪动着野外工作的篝火，涌流着青春活力的热血，更有使我们今天的人会为之仰视的高尚品格。

郭蔚虹写的《永不消逝的雪魂》回忆了年仅 22 岁就倒在北疆暴风雪中的女地质队员、杨虎城烈士之女杨拯陆的英雄事迹，读后让人热泪盈眶。而在《仰望云梯》里，

①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雷抒雁为本书作序。

则记录了另一位文静而大胆的女地质队员戴健的音容笑貌,她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夺去了性命。

郭蔚虹的文字细腻、洒脱,她把对战友的回忆变成对一个人物活生生的塑造,而且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议论,为死去的英雄树立了一尊光芒四射的塑像。

杨湘岳在大学学习时就有文章发表。在南疆探矿的1958年、1959年,无论多么艰苦、疲劳,他都坚持逐日记下日记。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致读完这些日记的。那不是流水账,不是简约的日程提示,而是一篇篇精粹的短散文。既有工作日程进度、地质状况纪录;更有人物活动、社会风情、自然景观的描述。读来让你如同亲临其境,重新作一次南疆之游。这些文字,对于地质工作,无疑会有文献之价值,对于普通读者,却有着浓厚的阅读愉悦。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荒凉、简陋、贫瘠的山村,泥泞、凹凸不平的道路早已改变了面貌,这些日记却如同褪色的老照片,读后,真实得让人灵魂震颤。

我随手打开一页日记。是1958年4月18日星期五,这天作者在铁门关作侏罗纪地层剖面。

读读这段文字:

中午,我们在河边树荫下休息吃饭,带的馍晒干了,就用河水泡软就咸菜吃。河边的芦苇在抽芽了,对岸有几只鸟在草丛里叫唤,用石头去打,鸟儿都赶不跑,毫不理睬,继续叫唤……

把艰苦写得轻描淡写,游目自然,乐观、欢乐的情绪洋溢在字里行间。文字舒缓、平和,使人感到那似乎不是在吃苦,而是在悠游。

生活的艰苦,随处可见,而战胜这艰苦的是乐观的信

念。同年6月13日的日记里,记录下他们和蚊子斗争的有趣场面:

天黑时,这里蚊子更多,王元忠折了些红柳枝架起来烧,用烟熏蚊子。山坡平台上风大,有的人搬到上面去睡,仍有蚊子咬。但不管蚊子怎样咬,大家照样打开收音机,欣赏音乐,王元忠伴随着歌曲的节奏,两只手不停地挥动,一边打蚊子,一边学音乐指挥打拍子。木沙更有趣,打蚊子的同时也跳起舞来,轻松幽默,有人说这是自编的“拍蚊舞”,把大家都逗笑了。但蚊子咬起来也很难受,由于没有带蚊帐,晚上睡觉真受罪。用被子蒙着头睡,又热又闷,把头露出来,蚊子又咬,翻来复去睡不着。望着头顶上的星星,总盼望早点天亮。

我不厌其烦地抄录下这些日记,是因为这些真实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个远离我们的时代,一直被当成“谎言”、“虚假”写进我们的许多文章。可是这些真实的文字却在向我们展示历史的另一面。那些被人们几乎忘记了的普通劳动者、建设者们,是在艰难而乐观的工作着,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做着彻底的奉献。这些文字史证着那个时代真实而伟大的这一面。没有这些艰苦的、最初的工作,也许,我们今天的建设成就还不会这么大。

杨湘岳夫妇的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让人们读懂了那个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英勇奉献过的人们所具备的崇高价值。这也构成了这本书的价值。

虽然这本书谦虚地称作《西部的足迹》,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足迹”,更是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青年们

■

灵魂的再现,那其中许多宝贵的东西,不仅是可以作为今天物质建设的参考;更有许多东西应该而且能够继续滋养今天青年的精神。

郭蔚虹、杨湘岳夫妇应该是幸福的。他们结集这些文字,回味自己充实的人生,在晚年,当是一种幸运。这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下的文字,那中间有他们青春的歌哭,有他们真实的欢乐和痛苦,有仍然同他们的神经和血肉一起生长着的永恒而宝贵的记忆。

庸 抒 雁

目 录

【岁月的涛声】

永不消逝的雪魂·····	(3)
仰望云梯·····	(12)
天山下血染的花环·····	(17)
留在火焰山的灼热记忆·····	(33)
无悔无愧的人生·····	(41)
当年山崖上那面旗·····	(54)
克拉玛依野外勘探生活片断·····	(59)
南疆地质普查工作回忆·····	(69)
穿过雪山峡谷·····	(76)
山麓喜雨·····	(79)
渡河·····	(82)
在南疆的日子·····	(85)
乌伦古河畔的信息·····	(87)
友谊的颂歌·····	(90)
去雪山的路上·····	(92)
雪山路遇·····	(94)
我在梁山实习的时候·····	(103)
春蚕,默默地吐丝·····	(109)
沙海的变迁·····	(113)
油塔颂·····	(116)
咏骨·····	(119)

咏石·····	(123)
关于山的断想·····	(132)

【晶莹的油珠】

雨天喷油曲·····	(143)
油珠·····	(145)
石油吟·····	(147)
油田的早晨·····	(148)
戈壁滩, 立起五座峻峭的红岩·····	(150)
夜宿戈壁(外二首)·····	(152)
雪地是感光纸(外一首)·····	(155)
戈壁组诗(四首)·····	(156)
井架要比松林多(外一首)·····	(159)
出工曲(外一首)·····	(160)
横渡沙海·····	(161)
驼队走沙原·····	(162)
沙海夜归舟·····	(164)
冬季进军沙漠·····	(165)
从油海到麦海·····	(166)
沙海春早·····	(167)
显微镜下的诗画(外一首)·····	(169)
碱滩上的大麦熟·····	(171)
辩证人生·····	(172)
啊, 秤砣!·····	(174)
“爬山虎”礼赞·····	(176)
铁狮·····	(179)
天池·····	(181)
赞化石·····	(183)

油田春夜漫步·····	(185)
油塔林里的思念·····	(190)

【山野老日记】

·库鲁塔克山勘探生活日记· (1958年4月~5月)

到南疆去·····	(197)
作铁门关剖面·····	(204)
在库米什进山·····	(207)
穿越硫磺山至西大山剖面·····	(212)
兴地的石榴子石·····	(218)
夜走兴地山·····	(223)
深山孤村辛格尔·····	(228)
南望罗布泊·····	(231)
山野归来·····	(233)
赴尉犁北山区增补剖面·····	(237)

·阿尔金山勘探生活日记· (1958年6月~8月)

奇丽的沙漠水潭·····	(245)
路过大漠“无人村”·····	(247)
大山下的沙漠边城诺羌·····	(249)
在诺羌河上游穿剖面·····	(254)
阳关大道红柳沟·····	(261)
巴什库尔干月夜巡逻·····	(267)
米兰古城堡遗址·····	(271)
风沙且末路·····	(277)
沙雾中的“女儿国”·····	(280)

翻越“九个大坂”·····	(284)
卡子村的河岸洞穴·····	(289)
强渡且末河·····	(293)
深险河谷瓦石峡·····	(301)
米兰河口见“红层”·····	(310)
归途中,阳霞遇洪水·····	(317)
回库车,迎接新战斗·····	(325)

·新疆找矿日记·

(1958年9月~1959年8月)

前言·····	(329)
上篇(1958年9月~12月)·····	(331)
接受找矿任务·····	(331)
在阿合奇山区找铁矿·····	(336)
探寻柯牙克铁矿和煤矿·····	(342)
深入北山追踪铁矿·····	(348)
踏勘克拉布鲁克煤矿·····	(356)
参加库尔勒炼铁·····	(364)
下篇(1959年3月~8月)·····	(373)
在吐格爾明寻找坩子土·····	(373)
为依矿寻找泥浆材料·····	(382)
在克孜努尔沟找矿·····	(390)
探寻黑英山云母、重晶石矿·····	(394)
在库木格列木寻找泥浆材料·····	(404)
踏勘老虎台铁矿和铜矿·····	(411)
踏勘阿瓦特河地区铁矿·····	(419)
探寻塔拉克河地区铜矿·····	(428)

完成找矿任务..... (433)

后记..... (439)



岁月的涛声



永不消逝的雪魂

每当飘雪的日子，我望着那茫茫无际的北国雪野，就很自然想起远在新疆三塘湖盆地与暴风雪搏斗，为石油事业殉职的杨拯陆同学。雪花不倦地飘落，只见银色的天宇里，隐隐约约有一只海燕似的情影，迎着海涛般的雪浪花，顽强地搏击、翻飞，悲壮的鸣声震颤着我的心。当我定睛细看时，却又无影无踪。雪花模糊着我的眼睛，我意识到那是一颗不屈灵魂的化身，在风雪中时隐时现，纷纷扬扬，时而飘到天上，时而回归大地。已经三十几年了，拯陆同学啊，您现在在哪里？我透过漫天雪花默默地寻觅，寄托绵绵无尽的怀念。

拯陆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是我大学的同学，在西安上中学时我们就认识，她在陕西省女中上学，我在陕西省立二中上学，都是学校的团干部，记得在1951年夏天，我们一起参加西安市团干部训练班学习，她坐在我的斜对面，那时她还是十五岁的小姑娘，胖胖的圆脸，黑黑的短发，笑咪咪的眼睛，性格开朗，热情大方，一口地地道道的陕西话，一身朴素的学生装，显得很很有朝气。她会上发言踊跃，参加宣传活动积极，曾在西安新城广场万人大会上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虎城的罪行，在中学生中震动很大。大家都用敬爱 and 同情的

目光注视着她。我们在一起学习一个多月,经过多次接触,逐渐了解了她的身世。

拯陆生长在将门之家,从小受尽人间的苦难,刚生下来不满一周岁,她爸爸杨虎城和张学良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把她爸爸囚禁起来,她妈妈谢葆贞与爸爸同生死,共患难,毅然到监狱陪伴爸爸,含泪把她们四个姐妹留给外婆照管。当拯陆离开妈妈怀抱时还正在呀呀学语,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是外婆一口一口地嚼着馍把她喂养大的。在黑暗的旧社会,她们全家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和歧视,外婆担心发生意外,不让她们说家长是杨虎城,而用老家陕西蒲城一个农村远房叔叔的姓名代替。直到解放后西安举行杨虎城追悼会时,她才知道爸爸、妈妈、二哥和一个在监狱出生的小妹妹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将门杨家四口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童年的苦难在拯陆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火种,1950年12月全国开展参加军干校活动时,拯陆踊跃报名申请,在会上举着小拳头喊道:“我要参军,学好本领,替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报仇!”因年纪太小,她参军的愿望未能实现,而她在中学时代那种满腔热情的爱国行动,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

1953年9月,我和拯陆一同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成为同窗好友。刚入学时,同学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互不认识,听说杨虎城将军的女儿也分在地质系,感到很高兴,有一次在西树林女生宿舍里,一个女同学问拯陆:“你怎么也报考地质系?”她微笑着说:“祖国需要呀,我喜

欢地质。”的确，她在中学时就对未来充满理想，羡慕那些在荒山僻野工作的勘探队员，立志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急需地质勘探人才。因此在高考时，她选择了石油地质专业。当时有人曾劝她说：“女孩子不适合学地质，应当选择轻工。”她却认为妇女和男子一样，为啥不能学地质！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入学后她坚持刻苦学习，掌握了专业知识，严格要求自己，后来入了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分配时，拯陆的条件最优越，她爸爸是名震中外的爱国将领，当时有人猜想，她肯定会受到照顾被分到北京或西安。事实上她没有丝毫特殊，同大家一样完全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她是将军的女儿，平时从来不以爸爸的名声来炫耀自己，她没有依靠先烈的荣耀去生活，而是靠自己的本事去奋斗。她说过：“建设也是战斗，我不能当寄生虫，而要做坚强的战士。”是啊，烈士的荣誉怎能当政治资本继承？她继承的是爸爸的遗志，是将军的爱国精神。她想起爸爸写的一首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到大西北去干一场，正是爸爸的遗志和愿望。于是她坚定地填上了自己的毕业志愿：“到新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从学校一起回家，走在护城河旁的林中小路上，晚霞染红了西安的古城墙，林中的归鸟叫唤着，我们边走边谈，谈到毕业后的志向，她关心地问我：“你的志愿考虑好了吗？”我说：“打算去新疆，”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太好了，我也决定去新疆了，咱们一块去吧！”